

情史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目 录

卷十七 情秽类

秦宣太后	(2)
辟阳侯	(2)
飞燕合德	(3)
晋贾后	(9)
郁林王何妃	(9)
元帝徐妃	(10)
北齐武成皇后胡氏	(11)
魏灵太后	(12)
隋宣华夫人陈氏	(12)
唐高宗武后	(13)
韦后	(20)
唐玄宗 杨贵妃	(21)
蜀徐后徐妃	(22)
金废帝海陵	(23)
元顺帝	(30)
鲁文姜哀姜	(31)
卫宣姜	(32)
齐庄公	(32)
楚平王	(33)

大体双	(34)
济北王	(34)
馆陶公主	(35)
山阴公主	(37)
安乐公主	(37)
虢国秦国等	(38)
公孙穆	(40)
容成氏季子	(40)
夏姬	(40)
河间妇	(41)
淫尸	(43)
四面观音	(44)
张彩	(44)
徐之才 韩熙载	(45)
窦从一	(45)
补遗 朱温	(46)
兖州人	(47)
卷十八 情累类	
李将仕	(48)
陶	(51)
何郯	(51)
王	(52)
柳耆卿	(53)
贾伯坚	(53)
常伦	(54)
陶懋学	(54)

邵御史	(54)
章子厚	(56)
蔡太师园	(57)
张灏	(57)
张荇	(58)
杨戩客	(60)
三衢子弟	(61)
赫应祥	(61)
林澄	(63)
沈询	(64)
吴文宗	(64)
崔应	(65)
僧了然	(65)
北山道者	(66)
并华	(66)
邱德章	(67)
楚儿	(68)
鱼玄机	(69)
卷十九 情疑类	
郁单越国	(71)
太白精	(72)
织女婺女须女星	(73)
织女	(75)
杜兰香	(79)
玉卮娘子	(80)
巫山神女	(82)

云英	(84)
青童君	(87)
天上玉女	(89)
妙音	(90)
玄天女	(91)
谷神女	(91)
书仙	(92)
白螺天女	(93)
园客妻	(95)
洞箫美人	(95)
蓬莱宫娥	(99)
天台二女	(101)
玉滩版筑者	(101)
后土夫人	(102)
地	(106)
张果老	(108)
剑仙	(111)
武都山女	(112)
大仪山仙女	(112)
青梨山神	(113)
麻山神	(113)
汉女	(113)
洛神	(114)
辽阳海神	(116)
河伯女	(120)
荡口仙姝	(121)

汜人	(122)
西湖水仙	(123)
洞庭君女	(123)
广利王女	(130)
九子魔母	(132)
女灵观	(134)
张女郎	(135)
蒋侯庙	(137)
清溪小姑	(138)
康王庙女神	(139)
水仙祠	(140)
唐四娘庙	(141)
广通神庙	(142)
柳林子庙	(142)
延寿司	(143)
土地庙判官	(143)
北阴天王子	(143)
南部将军女	(145)
苦竹郎君	(147)
五郎君	(147)
厕神	(151)

卷十七 情秽类

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为殉。”庸芮谏曰：“以死为无知，何空以生所爱，葬无知之死；死若有知，先王积怒久矣。太后救过不暇，何得更私魏丑夫乎！”太后乃止。

辟阳侯

刘、项争雄，太公与吕后常在楚军中为质，舍人审食其从焉，后因与私。既定天下，食其以功封辟阳侯。辟阳侯谨慎，尝为外庭解纷，故终吕后之世无患。

以高帝之雄略，吕氏之咆哮，而食其能顺事不忌，其亦有过人者矣。

飞燕合德

赵后飞燕，父冯万金，祖大力，工理乐器，事江都王协律舍人。万金不肯传家业，编习乐声，亡章曲，任为繁手哀声，自号凡靡之乐，闻者心动焉。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曼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饱。万金是通赵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妇人。主乃托疾居王宫，一产二女，归之万金，长曰宜主，次曰合德，当皆冒姓赵。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方脉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善踣步行，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号为飞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辞，轻缓可听。二人皆出世色。万金死，冯氏家败。飞燕姊弟流转至长安，于时人称赵主子，或云曼之它子，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托附临，屡为组文刺绣献临，临愧受之。居临家，称临女。临尝有女事宫省，被病归死。飞燕或称死者。飞燕姊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常窃效歌舞，积思精切，听至终日不得食。且专事膏沐澡粉，其费亡所爱。飞燕通邻羽林郎射鸟者。飞燕贫，与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亡疹粟。射鸟者异之，以为神仙。

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姊妹樊 为丞光司弈者，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及幸，飞燕瞑目牢握，涕交颐下，战栗不迎帝。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馀，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汝曹婢胁肩者比耶！”

既幸，流丹浹席。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汝邪？”飞燕曰：“我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飞燕自此特幸后宫，号赵皇后。帝居鸳鸯殿便房。省帝簿，上簿，因进言：“飞燕有女弟合德，美容体，性醇粹可信，不与飞燕比。”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合德谢曰：“非贵人姊召不敢行，愿斩首以报宫中。”延福还奏，为帝取后五彩组文手藉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衣故短，绣裙小袖，李文袜。帝御云光殿帐，使樊进合德。合德谢曰：“贵人姊虐妒，不难灭恩。受耻不受死，非姊教。愿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词舒闲清切，左右嗟赏之啧啧。帝乃归合德。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帝用樊计，为后别开远条馆，赐紫茸云气帐，文玉几，赤金九层博山缘盒。讽后曰：“上久无子，宫中不思千万岁计耶？何不时进上，求有子！”后听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呼万岁，贺曰：“陛下真得仙者。”上帝赐蛟文万金、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婕妤事后，常为儿拜。后与婕妤坐，后误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绀袖，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华。”以为石华广袖。真腊夷献万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丑，皆美艳。帝以蛤赐后，以珠赐婕妤。后以蛤妆成金霞帐，帐中常若满月。久之，帝谓婕妤曰：“吾昼视后，不若夜视之美，每旦

令人忽忽如失。”婕妤闻之，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为后寿；终不为后道帝言。后始加大号，婕妤奏书于后，献重宝三十六物以贺。后报以云锦五色帐，沉水香玉壶。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赐，吾死不知此器。”帝谢之，诏益州留三年输，为婕妤作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婕妤接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号合宫之舟。池中起为潭州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郾无缝衫，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广榭上。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帝以文犀簪击玉瓿，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风大起。后顺风扬音，无方长细袅以相属。后扬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宁忘怀乎？”帝曰：“无方为我持后。”无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风霁。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怅然曼啸，泣数行下。帝益愧爱后，赐无方千万，入后房闼。他日宫姝幸者，或褰裙为约，号曰留仙裙。

又侍郎庆安世，年十五，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后悦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尝着轻丝履、紫终裘，招风扇，与后同居处。

婕妤益贵幸，号昭仪，求近远条馆。帝作少嫔馆，为露华殿、含风殿、传昌殿、求安殿，皆为前殿。后殿又为温室、凝缸室、浴兰室，曲房连槛，饰黄金白玉，以璧为表里，千变万状，连远条馆，号通仙门。后贵宠，益思放荡，使人博求术士，求却老之方。时西南北波夷致贡，其使者觉茹一饭，昼夜不卧偃。典属国上其状，屡有光怪。后闻之，问何如术。夷人曰：“吾术天地平，生死齐，出入有无，变化万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弟子不周遗千金。夷人曰：“学吾术者，要不淫与谩言。”后遂不报。他日，樊侍后

浴，语甚欢。后为樊道夷言。抵掌笑曰：“忆在江都时，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若獭啮鸭。时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獭狸献。姥谓姑曰：‘是狸不他食，当饭以鸭。’姑怒，绞其狸。今夷术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污我绞乎！”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宾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歌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仪。后曰：“鼠子能啮人乎？”昭仪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熟视不复言。樊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拜后。昭仪拜，乃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寝，使合德拥姊背邪？今日垂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钗为昭仪簪髻，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昭仪曰：“后妒我耳！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信之，大悦。

后在远条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婕妤倾心翊护，常谓帝曰：“姊性刚，或为人陷，则赵氏无种矣。”每泣下凄恻。以故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侍郎、宫奴，鲜绮蕴香，恣纵栖远条馆，无敢言者，后日夜欲求子，为自固久远计，常托祷祈，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帝亦不得至焉。多用小犊车，载少年子为女子服，入宫与通。日以十数，无时休息，有疲惫者，辄代之，而卒无子。帝一日，惟从三四人往后宫。后方与人乱，不知，左右急报，后惊。遽出迎帝。后冠发散乱，言语失度。帝固疑焉。帝坐未

久，复闻壁中有人嗽声。帝乃去。由是有害后意。

一日与昭仪方饮，忽攘袖目，直视昭仪，怒气拂然不可犯。昭仪遽起，避席伏地曰：“臣妾族孤寒，无强近之援，一旦得备后庭，浓被圣私，恃宠邀爱，众毁来集。加以不识忌讳，冒触威怒，臣妾愿赐速死，以宽圣抱。”因涕泪交下。帝自引昭仪曰：“汝复坐，吾语汝。”曰：“汝无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断其手足，置于溷中，乃快吾意。”昭仪问：“何缘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仪曰：“臣妾缘后，得备后宫，后死，则妾安能独生？愿以身先膏斧钺。”因大恸，以身投地。帝惊，遂起持昭仪曰：“吾以汝故，隐忍未发，第言之耳，何自恨若是。”久之，昭仪方就坐，问壁衣中人。帝阴穷其迹，乃宿卫陈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杀之，而废陈崇。昭仪往见后，言帝所言，且曰：“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无定，或亦妾死，姊尚谁攀乎？”乃泣下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复往后宫承幸，御者昭仪一人而已。

会后生日，昭仪为贺，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动帝意，乃泣数行。帝曰：“他人对酒而乐，子独悲，岂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后宫时，帝幸主第，妾立主后，帝时视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成更衣之幸。下体尝污御服，急欲为帝浣去，帝曰：‘留以为忆。’不数日，备后宫，时帝齿痕犹在妾颈。今日思之，不觉感泣。”帝惻然怀旧，有爱后意，顾视嗟叹。昭仪知帝欲留，先辞去。帝逼暮方离后宫。

后因帝幸，心为奸利，经三月，乃诈托有孕，上笺奏，略云：“近因始生之日，复加善视之私，时屈乘舆，再承幸御。臣妾数月以来，内宫盈实，月脉不流。知圣躬之在体，辨

天日之入怀。虹初贯日，总是真符；龙已据胸，兹为佳端。”帝时在西宫，得奏，喜动颜色，答云：“因阅来奏，喜庆交集。夫妻之私，义均一体，社稷之重，嗣续其先。妊体方初，保绥宜厚。药有性者勿举，食无毒者可亲。倘有所需，无烦笺奏，口授宫使可矣。”两宫候问，宫使交至。后虑帝幸，见其诈，乃与宫使王盛谋，辞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则有所触焉，触则孕或败。盛以奏帝，帝不复见后，第遣使问安否。甫及诞月，帝具浴子之仪。后与盛谋，于都城外有初生子者，买以百金，以物囊之入宫。既发器，则子死。后惊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载子之器，气不泄，世子所以死也。若穴其上，使气可出入，则子不死。”盛得子，趋宫门欲入，则子惊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选，复携之趋门，子复如是，盛终不敢携入宫。盛来见后，具言子惊啼事。后泣曰：“为之奈何？”时已逾十二月矣，帝颇疑讶。或奏帝云：“尧之母十四月而生尧。后所妊当是圣人。”后终无计，乃遣人奏帝云：“不幸圣嗣不育。”帝但叹惋而已。昭仪知其诈，乃遣人谢后曰：“圣嗣不育，岂日月不满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见，妾不知姊之死所也。”

后帝病缓弱，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慎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裹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宫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仪。昭仪曰：“吾持人主如婴儿，宠倾天下，安能敛手掖庭，令争帷帐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呕血而死。

晋贾后

贾后，讳南风，父充。后既立，而废弑杨太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乱。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姬，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可行十馀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阁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郁林王何妃

郁林王何妃，讳婧英，庐江人，抚军将军戡女也。初将纳为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戡无男，门孤，不欲与婚。王俭以南郡王妃，便为将来外戚，唯须高胄，不须强门。今何氏荫华族弱，实允外戚之义。永明三年，乃成婚。

妃稟性淫乱，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妃择其美者，皆与交欢。南郡王侍书人马澄，年少，色美甚，妃悦之，常与斗腕较力，南郡王以为欢笑。

澄者，本剡县寒人，尝于南岸逼略人家女，为秣陵县所录，南郡王语县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为妾，姨不与。澄诣建康令沈徽孚讼之。徽孚曰：“姨女可为妇，不可为妾。”澄曰：“仆父为给事中，门户既成，姨家犹是贱，正可为妾耳。”徽孚呵而遣之。十一年，为皇太孙妃，又有女巫子杨珉之，亦有美貌，妃尤爱悦之，与同寝处如伉俪。及太孙即帝位，为皇后，封后嫡母刘为高昌县都乡君，所生母宋为馀杭广昌乡君。后将拜，镜在床，无因堕地。其冬，与太后同日谒太庙。杨珉之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为辅，与王晏，徐孝嗣、王广之并面请，不听。及令萧谡、坦之固请。皇后与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谓坦之曰：“杨郎好少年，无罪过，何可枉杀。”坦之耳语于帝曰：“此事别有一意，不可令人闻。”帝谓皇后为阿奴，曰：“阿奴暂去。”坦之乃曰：“外间并云，杨珉之与皇后有异情，彰闻遐迩。”帝不得已，乃为敕。坦之驰报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原之，而珉之已死。

后既淫乱，又与帝相爱褻，故帝恣之。又迎后亲戚入宫，常赐人百数十万，以武帝曜灵殿处后家属。帝废，后贬为皇妃。

元帝徐妃

梁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剡人也。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于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

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还房，必吐衣中。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酷妒忌，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季江每叹曰：“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爱，未几而终。元帝归咎于妃。及方等死，愈见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杀，以尸还徐氏，谓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

北齐武成皇后胡氏

胡后者，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初怀孕，有胡僧诣门曰：“此宅瓠芦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选为长广王妃。产后主日，鸣于产帐上。武成崩，尊为皇太后。陆媪及和士开，密谋杀赵郡王睿，出娄定远、高文遥为刺史。和、陆谄事太后无不至。初，武成时，后与诸阉人褻狎。武成宠幸和士开，每与后握槊，因此与后奸通。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日所御也。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立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为太上者。帝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并杀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所昵也。帝视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陌，卒遇大风。舍人魏僧伽明风角，